

意林七彩校园七周年豪华升级版！

意林 初夏微光薄荷香

XIA
HU WEIGUANG BOHEXIANG

《意林》
编辑部 编

真正的成长，是拥有
一颗勇往直前的心。

你并不孤独，天生一
对的人，正如约而至。

愿你头顶有蓝天，身边
有碧海，脸上有笑容。



七年不“痒”，伴百万
青少年走过青春时光

七周年豪华巨献
笛安、舒婷 联袂推荐

用文字的温暖
抵御全世界的严寒

吉林摄影出版社



意林七彩校园

初夏微光薄荷香

《意林》编辑部 编

吉林摄影出版社
·长春·

意林七彩校园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初夏微光薄荷香 / 《意林》编辑部编. —长春:吉林摄影出版社, 2016. 5

(意林七彩校园)

ISBN 978-7-5498-2554-7

I. ①初… II. ①意…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87771号

意林七彩校园·初夏微光薄荷香

YILIN QICAI XIAOYUAN · CHUXIA
WEIGUANG BOHEXIANG

出版人	孙洪军
总策划	顾平
主编	杜普洲 徐晶
责任编辑	朱蕙楠
丛书策划	徐晶
丛书统筹	吕娜
执行编辑	吴珊珊
封面设计	资源
美术编辑	郭宁
发行总监	李振红
封面绘图	壹川
内文插图	暗夜公爵娜娜
开本	700mm×1000mm 1/16
字数	220千字
印张	13.25
印数	1~20000册
版次	2016年05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05月第1次印刷

出版地	吉林摄影出版社
发行地	吉林摄影出版社
地址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邮编	130062
电话	总编办: 0431-86012616 发行科: 0431-86012602
网址	www.jlsycbs.net
经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书 号 ISBN 978-7-5498-2554-7

定 价: 22.90元

启事

本书编选时参阅了部分报刊和著作，我们未能与部分作品的文字作者、漫画作者以及插画作者取得联系，在此深表歉意。请各位作者见到本书后及时与我们联系，以便按国家相关规定支付稿酬及赠送样书。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南磨房路37号华腾北搪商务大厦1501室《意林》编辑部（100022）

电话：010-51908602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目 录

contents

纯爱向暖

我怕好时光

夏七夕

夜来拾星光，
风起缀落花

池薇曼

纵有疾风起

桃小妖

花枝丸

冷莹

暖暖萌心

39 27 17 2

心动日记

洋洋困困

鲁班

沈雨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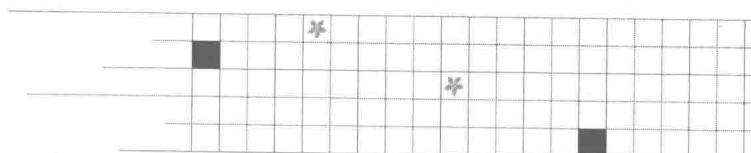
年少时光不必地老天荒

7998

你无非是冬末的一场雪

黑眼徽安

81 65 58 46



目录

contents

刺客第一萌	187	皇家反贪密探	174	木匣沉香	152	愿你有梦为马	138	驭轻鸢	123	镜月	108	梦远不归	94	张芸欣	九鹭非香	归墟	张芸欣	九鹭非香	镜月	梦远不归	张芸欣	九鹭非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纯爱向暖

在年少的时光里匆匆与你相遇，或
在教室，或在操场，或在初春明媚的阳
光里。只是匆匆一瞥，便无法忘怀。我
从未想过将万水千山走遍，我只想去你
的世界看你一眼，然后再与你寒暄，道
别，愿你一世无忧，光芒万丈。



我怕好时光

文◎夏七夕

楔子

成年以后，我惧怕任何好时光。

特别是读研时，我修了哲学后，我觉得人世间最恐怖的事，便是得到。因为得到之后，便要面对失去。

而失去，是疼痛。这种疼痛，撕心裂肺，摧枯拉朽。任何一种疾病都无法比拟。

每当我想到一个女孩，便会有这样的感觉。

那个叫林洛施的女孩。

壹

我从小近视，所以到高中时，戴眼镜已有七八年。加上我平时经常穿着灰蓝色的校服，所以戴着眼镜走在街上，暗淡无光。

而林洛施却恰恰相反。我记得第一次遇到她，是在公交车上，那天下大雨，她跳上车，手里拿着伞却满脸雨水，她豪爽地抹了一把脸，从口袋里掏出卡按在刷卡机上。她穿着和我同样的灰蓝色校服，扎着高高的马尾，耳边挂了一串银色的流苏耳环，随着她的动作一晃一晃，像一串晶莹的雨滴。她神采飞扬，面容娇俏，就连我认为最暗淡的灰蓝色校服穿在她身上都带着夺目的光彩。

那天刷卡机出了点儿问题，她刷过卡后朝车里走，但直到走到公交车中央，刷卡机依然在不停地重复“两元……两元”。正在大家想笑时，她嗔怒地回头瞪了刷卡机一眼，口齿伶俐地说道：“这刷卡机有口吃吧，跟复读机一样。”顿时车里的人全都笑了起来，我也忍俊不禁扬起嘴角。

因为车刚离开起点没多久，所以车里还算空荡。她走了几步，在我身边的空位坐下。我有些受宠若惊地朝里面移了移，虽然是单人单座，但我还是觉得这样给她留的空间会大一点儿。没错，我有些受宠若惊。

在这之前，我知道她。在我们这所学校，到处流传着她的传闻。

听说她性格叛逆乖戾，男朋友却是学校重点培养的升学对象。她成绩平平，却很有绘画天赋，所以不管她如何特立独行，每年代表学校在市里省里比赛拿回来的一等奖，都足以让校长笑得合不拢嘴。她豪爽侠气，就连我身边像我一样只懂看书没有任何业余活动的优等生，都曾为她违反校纪，分科考试时传答案给她。虽然她没看答案，而且听说事后她自己背下了所有的黑锅，传答案的那个女孩却哭得眼睛红肿。我经常看到她，有时欢快有时冷漠地行走在校园里。我知道，我和这样的女孩子这辈子大概都是没有交集的，我除了读书什么都不会，就连大家讨论幼时看过的动画片，我都插不上嘴。

但是，我喜欢这样浑身充满着传奇、与常理相悖的人。

“喂？”正当我胡思乱想时，林洛施的电话忽然响了，她轻快地接起。起初她只是平静地说着，后来好像那头的人问了什么，她突然开始激动起来。可能因为太过于气愤，所以她口若悬河、义愤填膺，加上她讲的话题太劲爆太吸引人，所以整辆车里的人都朝这边望来。

我也被她讲的事吸引，支起耳朵听她张牙舞爪地冲着电话说：“你不知道，看到那个男的我都傻眼了，我真不是歧视他的长相，但他平头，戴着副眼镜，穿着校服，看起来一副老实巴交的样子，怎么看都不像我心里的花心男……唉，人不可貌相，人家确实背着自己正牌女友在和一个女生约会。”

正当她说得滔滔不绝，我听得津津有味时，我忽然觉得好像有些不太对劲似的。抬起眼望向周围，发现车里的人都在以一种沉默加鄙夷的眼光打量着她身边的我……

平头，眼镜，校服……我渐渐发现，我全部符合，而且最重要的是，我穿着与她同样的校服。加上车已经开了十多分钟，在林洛施之后上车的人就连站着

的都挤满了半个车厢，所以大家都理所当然地把她身边的我当成了同行的“花心男”。

林洛施滔滔不绝地讲完电话，挂了电话后，她大概也察觉出周围的气氛比较奇怪。看着众人一脸八卦的神情，以及朝我投射来的飞刀似的眼神，再看我的长相，顿时乐了。

我正郁闷地坐在那里，但我看到她爽朗的笑容，顿时害羞起来。正当我扭捏时，林洛施突然拍着我的肩膀对车里的人说：“哎，大家别误会，我刚刚说的花心男不是坐在我身边的这位同学。”

说完，仿佛为了证明自己说的话的真实性，她一字一顿地强调：“真不是。”但大家都知道“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说法，她的解释不但没有让大家相信，反而让大家变本加厉地看低了我。

我手足无措地坐在位置上，直到看到林洛施促狭的笑眼，我才知道，她是故意的，她是故意让大家误会我的。

其实我不是一个小气的人，可是当所有人都拿那种鄙视的眼光看着我，而身旁这个罪魁祸首不但不帮忙，反而落井下石，幸灾乐祸，顿时，我气得转过头不再理她。

贰

“好了好了，沈北木，不要生气了，我请你吃冰棍儿。”下车后，林洛施一直跟在我的身后，看似赔罪，却藏不住像小狐狸一样的笑意。

“咦？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我的心一下子软了，终于好奇打败理智，回头问道。“我说了你答应我不生气？”她看我终于理她，得意洋洋地说道。我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你说了你不会生气的哦？”她忽然诡异地笑了一下。我再次犹豫地……点头。

但是，紧接着她说出来的话让我恨不得咬舌自尽。

那是高二文理分班时，有一天上课，我因为在实验室做实验，所以迟到了。那时刚分班，我还没习惯，所以顺着楼道还是朝自己原来的班级跑。“报告！”我在门口打了声报告，看着熟悉的地理老师，忽然有点儿疑惑，难道理科也学地理吗？

地理老师看到我诧异地推了推眼镜，我因为是第一次迟到，所以有些紧张，看老师不说话，当她是默认，于是低头朝自己的位子冲去。直到冲到自己原来的座位

时，我才发现那里坐了一个人。我疑惑地听着班里同学的哄笑，突然意识到自己走错了班级。怪不得打报告时我望向班里觉得好像有些同学不认识……就连地理老师都笑了。她说：“北木，其实我很想继续教你的，要不你还是留在本班？”我涨红了脸，在同学善意的哄笑里退出了教室。

林洛施笑道：“你不知道，你那时退出教室时像一只被煮熟的虾子。”

我一脸尴尬，终于知道她为什么开始时笑得那么诡异了。这是我整个高中犯的最低级的错误，之后我已经自动选择忘记，没想到时隔一年，竟然被人在这种情况下提起。我真不知道是该哭呢还是该哭呢。

“喂！”林洛施拍我，“你说过不生气的哦。其实也没什么啦，像你这样的好学生，一心只读圣贤书，这些生活上的错误完全是过眼云烟，不要放在心上了。”林洛施看我没说话，继续安慰我道。

我赶紧打断她循循善诱的安慰：“我真没生气，我们去吃东西吧。”

林洛施好像总是神采飞扬，就连对待我这样看起来木呆呆的人，她都能找到话题和我说话，听说这样的人情商比较高。我正在想着，忽然林洛施拉起我的手臂就朝旁边拖。

“怎么了？”我迷茫地问她。

她却不说话，埋头走着，我只能跟着她朝旁边的店里躲去。直到跑到旁边的店里，她才指着外面说：“嘘……政教主任。”

“啊？你为什么怕政教主任啊？”我摸不着头脑。

她白了我一眼：“我才不怕呢！我是怕他看到你和我在一起，找你谈心。”我看着她专注地盯着路过的政教主任，心头一热，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就算她那么桀骜不驯，也有那么多人喜欢她的原因了。

“请问，两位需要点儿什么吗？”正当我们专注地看着窗外时，身后突然有女声响起。我一回头，看到了我们正身处的地点，内衣店……

林洛施看着我红透了的脸，爆发出了雷鸣般的笑声，拉着我飞快跑出了内衣店。

“喂，你不要沉默啊。”冷饮店里，林洛施笑意盈盈地看着我说，“你放心吧，我一定不会把你今天的事儿传出去的。”

我看着她微笑的脸，低头吃东西，嘴上却说：“我才不怕呢。”

“是吗……”林洛施拖长声音，“现在说不怕，你要是被政教主任逮到，肯定

初夏微光薄荷香

会被他念叨死。我跟陆安生没少被他找去谈心。我跟你说啊，我真不明白他怎么哈韩情结那么严重，每次跟我和陆安生谈话都离不开‘将来你们长大了，出国了，可以去韩国，找个韩国对象，多帅多靓’。”

.....

那个下午，时间过得很快，林洛施跟我说了很多学校的八卦。

看着她眉飞色舞的脸，我第一次觉得听人说话是一种享受。

◆◆◆◆◆

虽然那天过后，我和林洛施熟悉起来。但一回到学校，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她又变成了另外一个世界的人，对我而言，遥不可及。

她穿过校园时身边总是众星捧月般，跟着很多学校里的风云人物。而我远远地看到她，再看到她身边的人，最后只能选择目不斜视，匆匆走过。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那样的感觉，很想和一个人微笑，像普通朋友一样和她打招呼，可是终究因为她看起来太耀眼，于是只能独自一个人缩起来，假装自己看不到。

转眼，期中考试来了，考试前，一个年级里有名的差生突然跑到我面前说：“喂，沈北木，我刚好坐在你身后，记得到时给我看下卷子哦。”

他是学校里出名的“问题生”，仗着家里有钱，嚣张得不可一世。我皱了皱眉，没有说话。

考试时，因为监考老师一直坐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所以我不敢倾斜卷子，离考试结束还有半个小时，身后的男生戳了戳我的肩膀，我只能像只鸵鸟一样把头埋到沙子里，不敢回头看他。因为从小到大，我没有任何作弊经验。

接着，我的凳子被后面的脚踢了踢，因为动静大，监考老师朝这边看来。害怕身后的男生接着骚扰，所以我检查了一遍试卷后便匆匆交卷离开考场。

但是，中午去餐厅的路上，我被那个男生拦在楼道里，他凶巴巴地看着我：“喂，不是说好给我看的吗？”我看着男生暴躁的脸，慢吞吞道：“监考老师太严了，而且我也没有答应给你看。”

“你……”男生暴跳如雷，“你竟然敢耍我！”说着，他扬起了拳头。

就在我闭上眼，恐惧地等待那个男生的拳头落在我身上时，身后响起熟悉而清脆的女声：“北木，你在干吗？”

我回过头，看到林洛施和一个男生走过来，那个男生，外表俊朗，眼角含笑。我知道他，学校里的风云人物，林洛施的男友，陆安生。

林洛施看到了刚刚的一幕，快步走上前，怒目瞪着我眼前意图揍我的男生道：“许威，你竟然欺负到我头上了。”

男生白了她一眼：“林洛施，你别没事找事好吗？”

林洛施不理他，回头问我：“你怎么招惹他了？”

我便把实情告诉了她，她听完后转头对着叫许威的男生说：“没真本事就别指望钻空子。都这么大人了，考试还抄袭。我告诉你，这件事我管定了，沈北木是我弟弟，有本事你动手试试。”

许威的脸红一阵白一阵，恶狠狠地瞪了林洛施一眼，对着身后一直没吭声的陆安生说：“管好你的女朋友。”然后愤愤地走了。

“谢谢你们。”我低着头不好意思地向他们道谢。

“没事。”林洛施笑眯眯地看着我，“你不用搭理这种恶人，我跟陆安生护着你。”

说完，回头看了身边的陆安生一眼，娇憨地问：“是吧？”一直没说话的陆安生无奈地看着她道：“是啊是啊。”说着也微笑着看了我一眼。

“快去吃饭吧，我们先走了，拜拜。”林洛施挽着陆安生消失在我的视线里。

我站在原地，看着他们渐行渐远的身影。虽然我知道，他们在一起时，学校里曾掀起过一阵风浪，去送作业时，我也曾听到老师谈论说他们不般配，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刻我觉得他们宛若一对璧人。

陆安生清风霁月，林洛施神采飞扬。

再也没有比他们更般配的人了。

这样想着，我忽然有些黯然，却并不悲伤。

肆

第二次和林洛施独处，是一个周五的晚上。

那天我回家吃过饭，妈妈让我出门买瓶醋。经过小区门口旁边的一家拉面馆时，我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坐在拉面馆里吃面。

只不过，面碗放在桌子上，她却望着面碗发呆，走近了，我才知道她在哭。

我有些不可置信，因为在我印象里，与林洛施挂钩的词，大多是“雷厉风

行”“特立独行”之类的。

我慢慢走近她，身后小哥突然道：“哎哟，你终于来了，你女朋友在这里哭了好久了，年轻人吵吵架，你多劝劝就行了，一个女孩子在这里哭得让人心疼。”

我刚想回头申辩，想说：我……不是她男朋友。但看到林洛施抬起的泪眼，我突然什么都说不出口。

林洛施看到我，并没有擦眼泪，反而哭得更凶了，我刚在旁边坐下，她突然一头栽在了我的肩膀上，边哭边说：“怎么找个偏僻的地方哭都能碰到熟人呢？”

感受到肩膀上传来的热量，我坐在原地，动也不敢动一下，喉咙有些干燥，却木木地说了一句：“对不起啊，我不是有意进来的。”

“噗，”林洛施突然抬起头，泪中带笑，她无奈地边哭边拍打着我的肩膀，“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蠢啊？”

我摸摸头，看着她傻傻地说：“我是比较蠢的。”

那时的我，呆滞，笨拙，同女孩子交谈从来都寻不到话题，而面对林洛施，我更是多了一份手足无措的紧张。

但还好，她遇到过太多聪明伶俐的人，所以，很多年后，我都感谢我的笨拙，让她对我多说了几句话，多笑了几下。

那晚，她被我的话逗笑，却还是看得出她是强颜欢笑。

我蠢蠢地问她怎样才能让她心情好。她说：“你要陪着我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我毫不犹豫，像宣誓一样庄重地点了点头，问：“那你想干吗？”

初春的天气，她熟门熟路地带着我到一家冰淇淋店。她大口大口吃着冰淇淋笑道：“我最喜欢吃冰淇淋，开心的时候喜欢吃，不开心的时候也喜欢吃。”

我看着笑意盎然、鼻头通红的她，心头热热的。

就这样，我们走了很远的路，春末的晚风还是凉凉的。她突然弯下腰，蹲在地上。

我紧张地跑过去问她是不是不舒服。

她抬起头望着我说：“是啊，不想走路。”

昏黄的路灯下，她的影子被拉得很长，我的影子覆盖了她的影子。看着她亮晶晶的眼睛，我忽然生出了男子气概，在她身边蹲下来说：“我背你吧。”

“好嘞！”她好像早就料到了这个结果，像个女孩一样，一蹦三尺高，从地上蹦到了我背上，指着前方大叫，“开路！”

其实她一点儿都不重，但我背得久了难免气喘吁吁，她趴在我背上说：“要不我下来吧。”

我咬牙逞强：“没事，其实别看我瘦弱，我身体可强壮了。”我问她：“我们现在去哪里？”

她说：“你再沿这条路走十分钟，走到尽头。”

“走到尽头”这四个浪漫的字瞬间让我满血复活。

路的尽头，是一个小区。

我不可思议地看着她：“你家住这里啊？”

“是啊，你看到那个6层没有亮灯的房间了吗，那里就是我家。”她从我的背上一跃而下，笑眯眯地说，“沈北木，谢谢你送我回家。”

“哦。”我看着她，唯唯诺诺地点头，“那好吧，你照顾好自己。”

“嗯，快回去吧，今晚谢谢你了。”她的声音里有些疲惫。

我看着林洛施的背影倔强孤单，她独自走进单元楼。我转身去寻找药店。

她吃了那么多冰淇淋，又吹了凉风，晚上胃肯定会难受的。

那晚我完全忘了自己出来的目的是买醋。我第一次在街边公用电话亭打电话向家人撒谎。

我跑了几条街，买了药返回小区，敲开她家的门后，我看到她正捂着胃，气若游丝，满脸痛苦。

她看到我有些意外，问道：“你怎么回来了？”

我站在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房间里，局促地举了举手里的药：“我知道你会不舒服，所以给你买了药。你吃完就赶紧休息吧，我回家了。”说完局促地转身就跑。

黑暗里，我听到她静静地问：“北木，你是第一个背我走了这么久的人，连安生都没有过呢。”

我不知道说什么，紧张得动也不敢动，直到听到她轻轻地关上门，我才敢转过身，慢慢走下楼，抬头看着她家亮起的一点灯光，驻足凝望了许久。

林洛施，你也是第一个，我喜欢的女孩。

但这些，你都不会知道。

伍

我很快知道了林洛施那天伤心流泪的原因，这个校园虽然不小，但是与林洛施



初夏微光薄荷香

和陆安生有关的消息，还是传得飞快。听说现在有个女孩在追陆安生，而且和他用同款的情侣手机。林洛施那么骄傲的人，肯定受不了。

一个有阳光的中午，我拿着书跑到天台上，想透透气。

天台的门半开着，我前脚刚迈进去，就听到不远处传来争执声。我并无心八卦，但我突然听到林洛施愤怒的声音，她问：“你不是说和她没有关系吗，那又为何和她用情侣手机？”

我犹豫了一下，站在原地，我看不见他们两个的表情，但我听到陆安生略带失望的声音：“林洛施，既然你听信别人的话，又何必来问我？”

林洛施冷笑道：“如果你连解释都不愿，那看来我在你心里也没什么位置。”

男生沉默了一阵，仿似疲倦，他说：“洛施，你知道你在我心里的位置的。”

接着，我听到一阵脚步声，还没来得及离开，我就与陆安生撞了个满怀，逆着光，他淡淡地看了我一眼，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人前喜怒不形于色的男生，眼睛里好像带着深深的难过。

天台门打开，林洛施也看到了我，而她的眼里盈满泪水。

她看到我，突然咧嘴一笑：“怎么每次狼狈的时候都被你撞到？”

那天，我陪着她坐在天台上晒太阳。

初夏的阳光，有些沁人心脾的暖意，林洛施和我说起了她和陆安生的事。

她说其实她和陆安生期中考试之后便有了争执，因为起初他们说好了去同一座城市读大学的。

但是，林洛施说：“现在我背叛了我们的誓言，因为我想选择别的城市。”

“为什么？”我疑惑地问道。

“因为那个城市更适合我专业的发展，我想去那座城市的美术学院。”她故作轻松地笑了笑。

我沉默了。我不知道怎么开口劝慰。

林洛施接着讲道：“最近和陆安生传出谣言的那个女孩，其实只是导火线。我们之间最大的问题，其实并不是因为这个女孩的出现，而是从原点就出现了问题，只不过这个女孩摧毁了我们之间目前并不坚固的关系。”

她说：“很多人都说我命好，找到了陆安生这样有家世、有外貌、有前途的男友，那么我就应该抓紧。但是，没有人会在意，我也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我从不指望依附于任何人存在。”

不过，她突然苦笑：“或许，也可以说我是自私的。我不愿意为安生放弃自己的路。或许，我真的太年轻了。外面对我来说太大了，我怕自己今天妥协一步，以后便会妥协第二步。”

那是我第一次听林洛施讲她的道理，我忽然发现，她是一个很没安全感的小孩儿。我却无法告诉她，她这样的选择是对是错。因为她是那样有主意的人，我想她已经知道了如何抉择。

高考前，林洛施和陆安生分手了，很多人以为陆安生移情别恋，但是没有任何人看到陆安生和谣言中的女孩多说一句话。

只是陆安生变得比以往更沉默了，以前大家经常看到他和林洛施走在一起，就算天天被找去谈话，他脸上都带着和煦的笑意。而现在，大家却只看到陆安生单独一个人，面无表情地穿过校园。

~~~~~陆~~~~~

高考前最后一个月，林洛施离开了学校选择回家自修。

她离开时，并没有对我说。我知道，她周围那么多关心她、对她好的人，她肯定不会想到我。

我手里，有她的手机号和QQ（腾讯公司开发的一款即时通信软件）号，可是我始终想不到什么办法和她搭讪。

我只能从她的空间里看到一些情况，她名义上是回家自修，其实她去了一座深山里，在半山腰的小学里当老师。

她在签名上写：今后我要去任何地方，都不关你的事了。

我在深夜看到这句话，内心忽然丛生出一种浓重的无力感。虽然她这句话并不是对我说的。

可是我亦明白，她今后要去任何地方，也都已经不关我的事了。

我大学选择的是和她相隔甚远的城市。

那年，我没有勇气放弃父母为我选择好的院校去守护她。

最后，我去了武汉，而她，选择去了广州。

暑假的时候，我本想与林洛施见一面，但她好像一直在忙碌。听说她考得不错，考到了她理想的院校。

她和陆安生也终于，一纸志愿，天南海北，再不相关。



我终究没有再见林洛施一面，甚至连一个电话或者一条留言都没有，因为我内心胆怯，那份胆怯，叫作“近情情怯”。

我不知道就算见到她，我要说什么。

就算是离别感言，她周围朋友那么多，也并不缺我一个。

2007年，我去武大报到，武大的樱花，全国知名。

四月的时候，校园里常常人山人海。上了大学之后，父母已经很少约束我，特别是母亲，她渐渐教我打理衣服什么的，而且特意带我去配了隐形眼镜。她说：“男孩子在这个年龄要帅气一点儿，才能遇到想与之过一辈子的女孩。”

她说这话时，我的心里忽然冒出了林洛施那张明媚飞扬的脸。

我没有告诉母亲，在我最灰暗的时候，其实早已遇到了那个女孩。

大学的课程比高中轻松很多，母亲鼓励我去学点儿别的东西，比方说吉他，或者画画。

母亲一直是一个有点儿浪漫的小女人，我听她的话，除了上课之外，去学了吉他和画画。其实学吉他是因为母亲喜欢，而学画画，是因为洛施。

我曾看过她在学校展览的一幅画，那幅画大概是在一个自由比赛时画的，她画的是一个打着雨伞、蹲在地上的女孩，可是女孩被困在瓶子里，像一只小野兽般，把自己抱成一团。那幅画的名字叫：我怕好时光。

当时我一直不理解这五个字的含义，可是后来，当我在学校里崭露头角，当有女孩对我表白，当我面对悠悠时光回忆起林洛施的时候，我终于明白了这五个字的含义。

我怕好时光，因为时光总会流逝。

我一直默默地关注着林洛施的校内网主页。

高中毕业后，她依旧过得风生水起，她和陆安生分手后，身边换了一个又一个男子，她脸上没有任何伤心的阴霾。

她像一个充满力量的圣斗士。我看着她发在校内网上的照片，一张张，明媚青春，虽然在大学里，我周围也有类似这样明媚的脸，我却总觉得那些女孩，少了她的神采，就算有神采，也少了她的勇敢，就算勇敢，也少了她的特别。

总之，这世间，林洛施是独一无二的。

寝室里的兄弟嘲笑我，有时怀疑我不是男子，面对学校里的众多美女，却依旧没有对象。